



貞觀政要卷第五

論仁義第十三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達呂尚然後治乎太宗深納其言○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闕武庫甲伏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

備寇雖是要事然朕惟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無甲仗適足以致滅亡正由仁義不脩而羣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當以德義相輔○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義則灾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論忠義第十四

馮立武德中為東宮率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我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立出身事主期以效命當戰之日

無所顧憚因獻款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立謂阿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死奉答未幾突厥至便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眾所向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府車騎謝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郎將呂衡王師不振秦府官屬乃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啼哭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左翊衛郎將○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想知忠義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為隋代王侑侍讀及義旗克京城時代王府寮多駭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士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眾服其言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領吏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

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
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
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豐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
從夷戮負其罪戾實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
海道冠前王陟崗有感追懷常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
卜葬二王違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
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
葬日送至墓所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官府舊僚吏盡令送葬○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知隋朝誰
為忠貞侍臣王珪曰臣聞太常丞元善達在京留守見羣賊縱
橫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帝令還京師既不受其言後更涕泣
極諫煬帝怒乃遣使追兵身死瘡痍之地有武貴郎中獨孤盛

在江都宿衛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
通為隋將共國家戰於潼關聞京師陷乃引兵東走義兵追及
於桃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殺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家
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者吾死節之秋汝猶於我家為父子今
則於我家為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
身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任當將帥智力俱盡致此敗
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
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尚因勅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
孫聞奏○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琳達禮部尚書因謂曰
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明朕有克定之功不可黜退云
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憤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
譽有此遷授琳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豈
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公非獨

為朕一人實為社稷之計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左僕射嘗因宴
集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
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
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
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誠訓許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尋進拜太子太保○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
墓傷其以忠非命親為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天枉
數百年後方遇聖君停輿駐蹕親降神作此文可謂雖死猶生
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賴欣躍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
戚且慰凡百君子焉可不勗勵名節知為善之有效○貞觀十
一年上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
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今覓此
人而不可得特進魏徵對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讎欲刺趙襄子

襄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乃
委質智伯不為報讎今即為智伯報讎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
中行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
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亦何為無人焉○貞觀十三年太
宗幸蒲州因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姚君素性在大業受任河東
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吠堯有垂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
表歲寒之心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
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貞觀中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
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
入陳百司分散莫有留者唯尚書僕射素憲獨在其主之傍王
世充將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
署名此之父子是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清貞雅操
寔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尋授弘文館學士太宗

攻遼東安市城高麗人衆皆死戰詔令高延壽惠真等降衆止其城下招之城中堅守不動每見帝幡旗必乘城鼓譟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築土山而攻其城竟不能尅太宗將旋師嘉安市城主堅守臣節賜絹三百疋以勵事君者也

論孝友第十五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床粥食鹽醋○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字文化及弒逆之際其兄世基時為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踣泣請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重焉○韓王元嘉貞觀初為潞州刺史時年十五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闔門脩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魯哀王靈夔甚相

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脩身潔已當代諸王莫能及者○霍王元軌武德中初封為吳王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屬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常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暗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河間乎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弥厚因令徵女聘焉○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門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疋詔令給其母肉料

論公平第十六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共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已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仲蔡仲兄弟也而周公誅

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心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况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自相親况舊人而頃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問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豈是至公之道耶○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共授以武職追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唯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况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出閣後臨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戴胄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夫臣子之於

尊極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中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更欲撓法耶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駁奏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頃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是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欲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頴善為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歎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亮嘗表廢廖立李嚴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實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舉直措諸枉則民服今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長樂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貞觀中將出降勃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

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乎乎可半楚淮陽王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况在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東方朔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賫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詔令百官議之多言亮當誅唯殿中少監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令宰相妙

擇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疵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璧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鉞刀之一割鉞刀一割良工之所不棄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而不能進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以為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大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相隔亂亡不邇將何以采洽矣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心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近遠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

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本行之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若時達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事失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蕪蕪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弘遠為人君可不務乎

論誠信第十七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帝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

詭詐深鄙其為人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彰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誠在令後然則言而不行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內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有漸非一朝一夕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

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裕如謬謂之輩稍避龍鱗便
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
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彊直者畏擅
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臣
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於大道妨政損德其
在茲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
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
則何所不至今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
不盡踈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
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
使脩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

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
於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
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夫君能
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外內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
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
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
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
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
年而弗能下饒問倫曰鼓之畜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
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
為不取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問倫下之吾可
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

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矣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求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說○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人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漢高祖仁信誰奪邪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二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而武王伐之項氏以無仁為漢高祖所奪皆誠如聖旨

貞觀政要卷第五

貞觀政要卷第六

論儉約第十八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共衆所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欲不與衆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作也又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娶喪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朴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饑寒之弊○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上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

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貞觀四年上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事皆由已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萬姓每節已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已者亡隋煬帝志在無厭雖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將為劉后起鸚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深戒比者欲造一殿仍構重閣今於藍田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論謙讓第十九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凡為天子若唯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

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貞觀四年上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事皆由已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萬姓每節已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已者亡隋煬帝志在無厭雖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將為劉后起鸕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諱情甚切聰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深戒比者欲造一殿仍構重閣今於藍田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論謙讓第十九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凡為天子若唯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

社永固無傾覆矣堯舜所以太平實用此法○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誠如卿所說詔賜物二百段○河間王孝恭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祐江淮及嶺南皆統攝之專制八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將略馳名兼好學敬

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為比一代宗英云

論仁惻第二十

貞觀初上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貞觀二年閏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之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貞觀七年襄州都督張公謹卒上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准陰陽書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傳上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泣之○貞

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進詔至床前問其所苦仍勅州縣醫療之是以將士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迴次柳城詔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親臨哭之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宗征遼東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帝親為吮血將士莫不感勵

慎所好第二十一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唯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說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

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於江陵為萬紐干謹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繫庾信亦歎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戈為兒戲搢紳以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鑒誠朕今所好者唯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備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

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且居天下者唯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虐事不足在懷

慎言語第二十二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無知起居事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無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凡在衆庶出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耻累况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而怪無螢火勅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舉於宮側小事尚爾况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

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蔽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於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

魏文宏才動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皎然可知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怡悅自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乎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斯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讒言虛懷以改

杜讒佞第二十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蠹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頴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

下賴以安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消混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立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

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論悔過第二十四

貞觀二年太宗謂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群兒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牆面蒞事惟煩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陛下須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幾不思量朕甚大錯悞遂遣泰歸于本第○貞

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近代帝王遂行漢儀以日易月之制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精審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或面加詰難無不慙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卿言是也朕亦悔之當為卿改之

論奢縱第二十五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糶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年煬帝恃此

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亡滅湯帝失國亦由其父凡理國者
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
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
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貞觀九年太宗謂魏
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王深好奢
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歛朕常謂此猶如饒
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
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
則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
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貞觀十
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代自夏商周及漢
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
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

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總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
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
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
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
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
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
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
亂之後比於隨時總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
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
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
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来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
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復可行

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後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大業初又笑周齊之

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纒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隨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

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

論貪鄙第二十六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銀錢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邪群臣若能備盡忠直有益國利民則官爵立至若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錢物賂賄既露其身亦損實為可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踈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

已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視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忘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廷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挽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漢大司農田延年賂賄三千萬事覺自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嘗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以為深誠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間中心豈不恒恐懼

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身命使子孫每懷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耻之○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須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贖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道稅鬻銀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義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邪是日勅放令還第○戶部尚書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殯於並室太宗聞而嗟嘆遽命所司為造當厚加賻

贈○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陋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以遂其尚○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無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猜之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嶺外○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聞規諫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

官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不能上達欲
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諛毀交亂君臣殊非
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魏
徵為祕書監有告謀反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止以忠於所事
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貞觀
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
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
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朕巡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
資官物卿為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
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
元楷慙懼數日不食而卒○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
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魚藏於泉猶恐其不深復
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

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灾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為貪冒財利與夫魚鳥何
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用為鑒誡

貞觀政要卷第七

崇儒學第二十七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直學士給珍膳晝日直宿以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勲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于殿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優以吏職布廊廟者甚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於國學造舍四百間國子大學四門俊士亦增置生負其書筭各置博士學生以倍衆藝自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預貢舉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于學以百數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盛前古未

之聞也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學生能通經者即擢以吏職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羅熊產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姓名聞奏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其尊儒重道如此○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宣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斷以蒯瞶之事宣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

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太宗曰信如卿言○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鋒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伏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段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領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儒家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冰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論文史第二十八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
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
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冊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
者朕從與不從皆須載書○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鄒崇表請
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崇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
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
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
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史傾覆凡人主唯在德行何必要
事文章耶竟不許○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
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
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誡耳遂良曰今之

起居言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
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
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
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
皆記之美○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
彰善瘴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
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
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若
有善事故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脩政耳卿
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
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
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鳩炸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
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

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唯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人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論禮樂第二十九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准禮名終為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云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皆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甫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効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

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牀諸牀即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脩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中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致拜於父母○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買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憑史傳剪其浮

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庶等及進定氏族等第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云云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取鬻松楸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且大丈夫有能立德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素高學藝宏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大丈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何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代已前止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寔繁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

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敷匹嫡之儀問名唯在於竊貴結縭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誇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以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義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晝坐正殿夜設庭燎

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諸郡立邸舍頃聞奉使
至京師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
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閑坊為
諸州奉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觀幸焉○貞觀十三年禮部
尚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
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
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以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
卿為諸王下馬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
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脩短不
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
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
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深慎之太宗遂可王珪
之奏○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

妯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
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
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名是非者也
非從天下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
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隨恩
之薄厚比日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
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成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
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
切涓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
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曰
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妯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
云繼父同居則為之菴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
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總麻然則繼父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

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繼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妯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私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指主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撫群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各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

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替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妯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魏徵之詞也○貞觀十四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求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請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象物設教以為摛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

莫不悲歎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對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武樂云樂云鍾鼓云乎武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貞觀十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天下之所共傳然美堯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雅樂之容正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朕以見在將相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

貞觀政要卷第七

